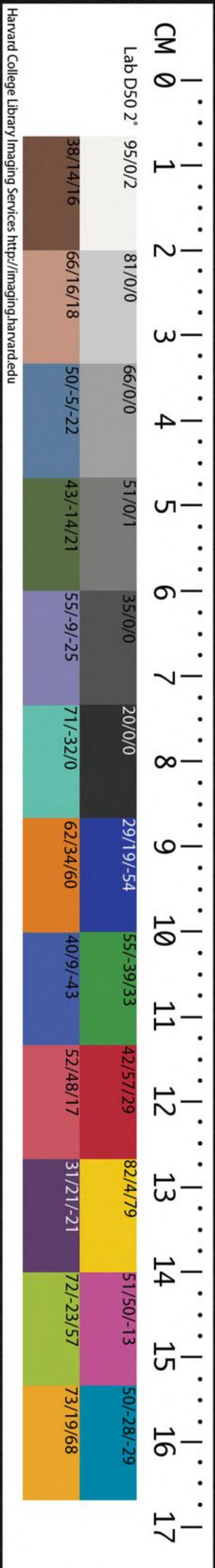


T 2640/7872.42(7)

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60



五代史卷第四十七

雜傳三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卷四十七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

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

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長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

五代史 卷四十一  
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

後。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卽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

吾公欲奪其實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為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

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知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軍。筠弟籤當筠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籤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籤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

咸陽之纜  
采漸嗣源  
與繼岌成  
取正未可  
知故歐公  
記此以著

張錢之功  
罪云

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卽位，卽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

貲，以酒色聲妓自娛，是者十餘年，人謂之北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

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畱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

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

五作吳 卷四十一 六  
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知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

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準眉目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末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栢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



宗遠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涇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柰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卽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

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嘗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

而桑李卒  
以讒敗革  
此弊之難如

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朞年起復為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

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洛邠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卽時受代明宗大喜卽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許畱一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

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窋，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窋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

徙鎮一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立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栢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

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  
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  
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  
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卽位德之拜保  
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  
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天福  
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  
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  
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  
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  
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  
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  
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  
已暮卽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  
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廷蘊以功  
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  
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

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為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為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

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而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畱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爲務。實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貴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

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栢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

此等語  
乃爲之二

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卽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卽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



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卽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卽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于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由于位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諱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知其所

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彦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  
麾下彦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  
彦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  
鄴彦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彦威遷捧聖  
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彦威北京  
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彦威塞之彦威出  
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彦威賑撫饑  
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

當時貴戚  
莫不專恣  
而彦威終  
身不挾可  
嘉

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彦威北面行營副都  
統彦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彦威與安  
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彦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  
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  
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  
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  
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遯至劉李河而追兵且  
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

李瓊出高祖於九死一生之中至建國不與之官爵何以示勸於天下

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珥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

萬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爲留後。晉高祖卽位。卽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曠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曠朝京師。曠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

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已。遂誣奏。皦隱巴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子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卷第四十八

雜傳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

五代史卷第四十八  
雜傳三十六

五代史 卷四十八  
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思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昇以

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慚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五信。金

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明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

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雷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

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遲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爲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爲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金全雖貪  
然微漢  
榮亦不至  
沃裂若此  
始信遣帥  
嘗善於擇



楊思權鄆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卽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

五代史 卷四十八 五  
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卽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卽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特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于道有子勲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卽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迎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卽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

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得乎。卽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且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婿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巒。爲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鳩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繆。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醢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

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  
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  
討王都以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  
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  
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卽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  
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  
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  
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  
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

長之父母

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  
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  
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  
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司使已而翰召  
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  
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  
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  
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  
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

五代史 卷四十八  
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  
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  
聚哭柩前上疏乞畱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  
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喜莊宗明宗爲裨  
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  
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  
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  
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

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  
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偕民粟  
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  
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  
目南行見主人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  
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  
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  
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

戊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二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卽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

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卽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緹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

郾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卽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

行周取鄆  
與兼雪收  
寒一法

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  
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  
祖時爲西京畱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  
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  
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  
求歸鎮契丹滅晉畱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  
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  
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  
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土周太

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育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  
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  
契丹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畱焉居未幾  
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  
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  
次最高乃推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  
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畱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  
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



五仁史 卷四十八  
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荅漢高祖卽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平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干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干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以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會百官迎見耶律德光於赤岡叔干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干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

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篋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卷第四十九

雜傳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

五代史 卷四十九  
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克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沉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簾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旣卒，州人上書乞畱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爲効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於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

五代史 卷四十九  
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旣畱，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

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己意。是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卽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

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卽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畱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

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疆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

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卽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

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唐景思秦州人也初善角觝以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

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馬。後爲涇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許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卽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薄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

僕固不同

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

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旣械。就道。穎毫

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伏。卽奏斬

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

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

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

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

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

治世尚德  
亂世尚力

進又以捷  
足取功名  
風斯下矣

遠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  
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  
為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  
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  
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  
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秋一本以  
作初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  
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

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  
遇出于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敵陣非有百夫之  
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乘旌  
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  
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  
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  
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  
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  
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



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子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選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

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臣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

氏方諫自以爲尼族人。卽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爲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遊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卽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

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卷第五十

雜傳三十八

丁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

客將高祖卽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於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畱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畱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交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

峻不進  
亦足

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是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卽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已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

陽奔陰收  
亦是仕塗  
熟套

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卽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思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卽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卽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馬。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黽勉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

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  
賜予甚厚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  
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  
峻慚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  
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  
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  
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  
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  
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  
官皆入卽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  
能忍卽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  
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曆日讀之史  
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  
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  
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  
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  
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

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潭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

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  
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  
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  
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  
使遷長劔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  
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  
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  
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

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  
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  
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  
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  
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  
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  
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  
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  
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



五代史 卷五十一  
日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位。明年遣主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未及秦鳳。今兵已無功而還。吾有慚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

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

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卽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續、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將。後以爲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

五代史 卷五十一  
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卽拜從阮子德宸爲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史記第五十一

五代史卷第五十一

雜傳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卽位，以其廝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

恃恩驕恣凌侮勲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  
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  
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  
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  
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  
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  
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旣而明  
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  
俟駕郭從謙作亂由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

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討賊  
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卽  
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  
明宗入洛明宗卽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  
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宗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  
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  
有屈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  
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  
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

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卽以璋爲刺史。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

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

六知祥  
而家

不同誅  
然有妙用

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反，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剖肉釘面，剖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

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

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竒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

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始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三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

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

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



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殺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

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內，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事，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

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  
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  
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  
橐其貲裝道出於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  
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於夏津悉取其  
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  
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潭州刺  
史馮暉以兵二萬拒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  
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  
以媚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  
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  
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  
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  
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  
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  
疆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  
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  
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

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日來朝，因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

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鏢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

使大子失  
信已降光  
遠之罪也

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  
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  
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  
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間，因盡取  
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傅，水運  
軍使曹干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  
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溫，其取其  
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  
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

彥珣

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  
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  
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  
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  
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  
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  
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  
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

五代史 卷五十一  
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習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袞募不逞之徒千人，期

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

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重榮業已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

亦巨契丹  
亦是惜其  
輕發清事  
卒罹破家  
舉之戮辱  
耳

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于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謂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

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旣僭侈。以爲金魚袋不

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  
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  
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  
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  
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  
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  
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  
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復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  
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

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汾河党項山  
前後逸利諸侯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  
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  
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  
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  
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沒身  
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  
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  
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



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  
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  
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  
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  
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  
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  
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  
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  
畜之後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

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  
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  
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  
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  
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  
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  
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  
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轄重中其兵二萬皆潰  
去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

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

卽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慚。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

五代史 卷五十一  
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

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薊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薊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薊刺等皆北狄善戰

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薊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

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慚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愧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烏侘計降延

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畱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

契丹之事  
維翰與有  
力焉高祖  
以光遠故  
富之禍自  
此階矣

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  
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  
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  
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卽以  
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  
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  
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  
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  
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

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  
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  
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  
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  
東討。光遠櫻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  
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耶？」其子  
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  
祭天池，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  
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

光遠無君  
故承勳無  
父亦天之  
好還也

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

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啞啞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旁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旣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

五代史卷第五十一  
三  
瘼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大鼓師繪文卿

莫高師韻大鼓尚書令

不爾責其味父繼而食

不願事晉武莫大鼓樂

五代史卷第五十二

雜傳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卽  
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  
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  
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  
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  
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  
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



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于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整復子乎乃收馬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卽拜重威爲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舉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

使是秋天。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供爨。剝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濘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藥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

重威率師

失律不降

亦敗獨其

軍士飲恨

契丹尚堪

戰而以

異志臨三

軍心支裂

乏慘亦自

取哉

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動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訴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

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大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二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召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旣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璩，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

從高祖高祖卽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卽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各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

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黥茶染采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于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黍圍一空至于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

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蒲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率騎兵應之。初晉大臣皆以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

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患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

遣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艷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其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

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太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

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行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

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

彥澤之梟  
惡高祖有  
以釀之



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先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劔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

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太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

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為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

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  
出三手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  
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  
與卽刼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勲有隙乘醉入其家  
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刼掠怒鑠之  
高勲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  
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  
乃命高勲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經  
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朴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  
市斷腕出鑠然後用刑勲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  
其腦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  
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  
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  
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  
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齧  
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  
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

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卷第五十二終

五代史卷第五十三

雜傳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嘗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廩金奔迎高

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  
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  
願留軍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  
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  
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爲助高  
祖慮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  
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援高祖遣景崇以  
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內戒之曰益  
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

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  
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  
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  
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  
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  
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  
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  
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  
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

景崇究為  
益國志節  
不終

楊邠等用專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

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持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

卽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諷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候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于城門，思綰歐之，奪其佩刀，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爲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

每犒宴殺人數百庖辛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  
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討窮募  
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  
國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  
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  
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瑋詣  
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  
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  
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  
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  
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  
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  
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置姓閻  
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  
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  
賂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  
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



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尿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

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敢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交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

彥超躁率  
安能維持  
百危之社

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交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魯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

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爲出兵攻沐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

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令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斲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

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兖州當焉。彥超卽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于市。使民

五代史  
卷五十三  
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兖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五代史卷第五十三終

